



100周年绝美纪念版

源氏物語

(下)

全彩图解

[日]紫式部 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彩图解源氏物语 / [日] 紫式部原著；康景成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613-4511-5

I . 全… II . ①紫… ②康… III . 长篇小说—日本—中世纪

IV . 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1548 号

图书代号：SK8N1015



丛书主编 / 黄利 监制 / 万夏

项目创意 / 设计制作 / 紫图图书 ZITO®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示意图等著作权为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所有，

未事先获得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或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及文章中作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全彩图解源氏物语

(1000 周年绝美纪念版)

[日] 紫式部 / 原著

责任编辑 / 周宏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68 印张

字数 / 880 千字

书号 / ISBN 978-7-5613-4511-5

定价 / 136.00 元 (上下册)

全彩图解

〔日〕紫式部／原著 康景成／译

源氏物語

(下)

1000周年绝美纪念版



第三十四回 新菜^①



却说朱雀院自从行幸六条院之后，身体一直不好，病得比往常更加厉害。他本来体弱多病，但这次特别令人忧伤。近年来常怀出家奉佛的志向，这时更加深切了。之前只因弘徽殿母后在世，不免有所顾虑，至今未能成遂心愿。如今母后已经逝世^②，朱雀院便对人说道：“还是让我皈依佛法吧，我自觉此身在世不久了。”就考虑出家前应做的各种事宜。子女之中除皇太子而外，尚有公主四人。其中三公主之母是藤壶女御。这藤壶女御是桐壶院前代的先帝所生，先帝赐姓源氏^③。朱雀院当皇太子时，她早已入侍。原定是由她当皇后的。但先帝早崩，她失去了有力的保护人；此外她的母亲身份不高，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更衣，因此她在宫中一向不能得志。再加上弘徽殿母后把妹妹胧月夜送入宫来当了尚侍，这尚侍声势宏大，无人能及，藤壶女御就全被压倒。朱雀院心中很可怜她，但不久他自己也就让位，无法照顾，徒呼奈何。因此藤壶女御心中抱恨，郁郁而终。她所生的三公主，一向最为朱雀院所怜爱。在众多子女之中，朱雀院最为宠爱这位三公主。这时三公主年仅十三四岁。朱雀院心想：“我即将抛却红尘，入山修道。把这女儿独自留在世上，让她靠谁处世度日呢？”他所放心不下的只有三公主。他在西山营造寺院，如今业已竣工，正忙着做人寺的各种准备，另一方面又忙着三公主的着裳仪式。院内秘藏的珍宝和器皿，自不必说；就连小小的玩具等等，凡是略有来历之物，全都赐给三公主。其余次等物品，则由其他子女分得。

皇太子听说父皇病重，决心出家奉佛，便亲自前往朱雀院探视。母亲承香殿女御陪她一同前来。朱雀院对这位女御并不特别宠爱，但因太子是她所生，因缘甚深，所以也颇重视她，和她详谈近年来的各种事情。对皇太子也有许多叮嘱，其中也谈到治世之道。皇太子看着显得很老成，似乎不止十三岁的样子。身边照顾他的人，如明石妃子等，都很可靠，所以大可放心。朱雀院对他说：“我在世上已无留恋。只是所遗的众多女儿，格外记挂她们的前程，于‘不可免’的‘死别’^④略有阻碍。根据往日在别人家的见闻，大凡女子，更容易遭逢意外之变而受到侮辱，其命运实在可悲可悯。今后你若能临朝执政，务须多加留意，好好照顾你的姐妹。其中有后援人的，或可听其自行做主。只有三公主年龄尚幼，一向靠我一人照顾，如今我即将出家，留她独自于世上漂泊，我心实在牵挂，思之不胜悲伤。”他一面擦拭泪水，一面倾诉衷情。

朱雀院又恳请承香殿女御善加照顾三公主。但当三公主之母藤壶女御独占恩宠时，其他更衣与女御皆曾与她争宠。因此承香殿女御和藤壶女御关系并不亲睦。照此来看，承香

←《源氏物语绘卷·东屋二》局部图，描绘了受薰所托的弁之尼，到三条浮舟家中拜访时的情景。她希望能为薰与浮舟牵线搭桥。

①本回写源氏三十九岁十二月至四十岁三月的事。

②弘徽殿太后于这一年九月去世。

③这藤壶女御是桐壶院的藤壶女御的异母妹妹。凡皇族降为臣下，赐姓都是源氏。

④古歌：“日月催人老，死别不可免。为此更思君，但愿常相见。”可见《伊势物语》。

殿女御旧怨未消，纵使不太厌恶这位三公主，亦未必能真心实意地照顾她。朱雀院为了三公主的事，日夜愁叹。到了年底，病体更加沉重，连帘外也不能出来了。以前他也经常因为鬼魂作祟而患病，但这次鬼魂一直缠绕不休，因此他疑心恐怕大限将至。他虽然早已退位，但在位时曾领受他恩泽的人，到现在还同从前一样与他亲近，以一仰慈颜为衷心的慰藉，不时前来参谒。这些人听说朱雀院身患重病，无不真心为之忧虑。

六条院源氏也经常派人来探望，并将亲自拜访。朱雀院听说源氏将要亲自前来问病，不胜欣喜。恰巧夕雾中纳言来了，朱雀院便把他唤入帘内，与他详谈：“桐壻先帝将崩之时，曾吩咐我许多遗言。其中特别再三叮咛的，就是令尊之事和皇上^①之事。但我即位之后，自觉政令总是遭受诸多限制，凡事不能称心如意。内心虽未变更，但略一错失，便致获罪于令尊^②。谁知多年来不论为了何事，令尊对我都从无怀恨之色。纵使贤明之人，倘若遇到于己不利之事，总是异常动心，想方设法报复，因而发生意外之变。”

即使在古代，这种事例也屡见不鲜。为此世人皆有疑虑，以为有朝一日，令尊一定将向我泄愤。哪里知道他竟容忍到底；不仅如此，又真心照顾我儿皇太子，最近又送明石女公子进宫为太子妃，我们两家就此亲上加亲。我心中对他的感激，实无限量。但因本性愚痴，担心为爱子之心所迷，而做出有失体统的举动，因此对于太子，我自己故意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全由别人安排。对于皇上，则谨遵先皇的遗言，尽早将皇位让与他。幸喜他能在这末劫之世成为一位英明之主，挽回我在位时的颓丧风气，合乎我意，不胜欣慰。自从今年秋天行幸六条院之后，我回思往事，不胜恋恋，颇想与令尊促膝谈心。盼望贤侄代为劝请，请他早日亲自光临。”他说这些话时神态异常萎靡不振。夕雾回奏说：“侄儿年幼，以往的事不得而知。自年纪稍长以后，参与朝廷政治，处理世务，其间大小政事，又或其中有关于私人事宜的，时常与家父共同商议，但从来不曾听见他暗示对伯父心怀怨恨。反之，他曾说过：‘朱雀院中途辞退了皇上的保护人之职，想专心静修而幽闭深山，对世事全不过问，这便不能履行桐壻先帝的遗言了。他在位之时，我年纪尚小，才能又差，再加上贤能的人很多，我虽想为他效劳，却未能如愿。如今朱雀院抛开政事，闲居静处，我颇想开诚布公，与他畅谈衷曲，并且亲聆教益。但被身份所限，行动极不自由，以致一直迂延，未能谋面。’家父常说起这一类的话，并且叹息不已呢。”

此时夕雾年纪还小，二十尚差少许^③，但身体发育得很雄伟，容貌也生得异常俊美。朱雀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心中暗自琢磨：把我家那个难以安顿的三公主，嫁与此人怎样？便对他说道：“你今已在太政大臣家找到安身之所了。我听说你的婚事多年来极不顺利，经常为你痛惜，现在才安心了。我对太政大臣有些妒羡呢。”夕雾听了这话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说这种话呢？想了一会，才恍然大悟：原来朱雀院在担心三公主的终身大事，想把她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然后才能安心出家。这件事他经常提起，自然会传入夕雾耳中，夕雾便猜到他这话的意思了。但岂可做出心领神会的模样而轻率作答呢！他只答

^①指冷泉帝。

^②指须磨流放之事。

^③今年十八岁。





夕雾拜访 佚名 信貴山縁起绘卷 平安时代（12世纪）

病倒的朱雀院本欲出家，却担心此后三公主的将来无所依靠，想把她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适逢夕雾前来探望，引起众人对源氏父子的孰优孰劣的讨论。图为平安时代前来拜访的贵族及其随从，从其所处的位置、衣着以及容貌之俊美，可以看出最前方的男子，应是犹如夕雾般的高等贵族。

道：“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娶亲原是不容易的。”此外不再多说什么，一会儿就告辞了。

众女侍在屏风背后窥看夕雾，都大加称赞：“这样标致的容貌，这样漂亮的气派，实在是少有。真出色啊！”她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个老年女侍听见了，说道：“算了吧！他虽然漂亮，总比不上他老太爷年轻的时候。那才真是个美男子，让人看了眼睛都发眩呢！”朱雀院听见她们争执，说道：“他家的老太爷确是个罕见的美男子。年纪大起来了，反比年轻时更加艳丽，所谓‘光华’，大概就是指他这般模样吧。当他高居庙堂、筹划政务之时，威风凛凛，让人望而却步。但当他放任不羁、与人调笑之时，又十分风流潇洒，令人觉得可亲可爱。真是世间难得一见的人物。想必此人前世必曾修善积福，才能有此罕见的美貌。他自幼在宫中生长，先帝对他极为怜爱，悉心教养，为了他几乎不惜生命。但他从不因此骄纵，反而更加谦恭有礼，二十岁时还未曾领受纳言之爵，到了二十一岁，才当参议而兼大将。夕雾比他父亲进取得早，十八岁便当了中纳言。可见他家一代高过一代。说到学问与才能，夕雾并不亚于他父亲，反而比父亲更早地立身扬名，真是一大奇才啊！”他极口称赞源氏父子二人。

三公主容貌长得极其美丽，正值豆蔻年华，姿态一派天真烂漫。朱雀院见了，说道：“我一定要把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忠实可靠的人，那人要能真心怜爱她，原谅她的幼稚，好好地教养她。”他招来几个老成稳重的乳母，向她们吩咐着裳仪式的事宜，顺便说道：“从前源氏大臣曾将式部卿亲王的女儿从小抚养到大。我也很想找到这样的一个，把三公主托

付给他才好。在臣子之中是难以找到的。皇上那里呢，已经有了秋好皇后。其他女御身份也都很高贵。我出家后，三公主没有适当的后援人，若是入宫反而痛苦。这中纳言尚未娶妻之时，我早该向他示意，试探其心。这个人年纪虽轻，颇具才干，前途很有希望呢。”乳母中的一人答道：“中纳言一向为人诚实，多年以来，始终思念那位云居雁小姐，从来不曾把爱情移到别人身上。如今好事已成，愈发不会动心了。倒是他们家的老太爷，贪恋女色的心思到现在还未消减。女人之中，他素来最爱身份高贵的人。比如那位前斋院槿姬，他一直念念不忘，经常写信去慰问呢。”朱雀院说：“哎呀！一味轻薄贪色，倒也惹人厌烦。”他嘴上虽如此说，但心里在想：加入众多夫人之中，虽然难免会有不快之事，但我相信源氏是一个可取代父亲的人，不如就照乳母的意思，把三公主托付给他吧。便又说道：“确实，有了女儿，又希望她多少经历些尘世的生活，反正一样出嫁，不如让她去依附源氏。人生在世，寿数几何？总该叫她过上源氏家中那种幸福的生活才是。我若是个女人，纵使同他是嫡亲兄妹，也一定要嫁给他——我年轻时确曾有过这种想法呢。更何况女人，被他迷惑正是理所当然。”他说这话之时，心中定然想起了那位尚侍胧月夜。

三公主的仆从中，有一位地位颇高的乳母。这乳母的哥哥是个左中弁，经常出入六条院，在源氏家中服务多年。同时他又忠诚地为三公主服务。一天，左中弁来到三公主院中，与他的妹妹乳母见面。在谈话中，乳母对他说：“朱雀上皇有这样一种打算，曾经向我暗示。有机会时，请你不妨转告你家六条院主人。公主不嫁，是自古以来的通例^①。但若有夫婿多方爱护，照顾一生，则更可令人放心。我家公主除了朱雀上皇以外，再无真心爱护她的人。我不过在这里伺候而已，又有什么用处呢？而且伺候的人很多，不是万事均可由我一人做主的。只怕发生意外之事，终获轻薄之名，那时叫我多么伤心！所以，如果能趁朱雀上皇在世之日，定下公主的终身，我这伺候的人也就安心了。大凡女子，无论血统如何尊贵，未来的宿命也不得而知，这真是可悲之事。在众多公主之中，上皇特别怜爱这位三公主，但也有不少人嫉妒她。所以必须从长计议，使她不受他人诽谤才好。”左中弁答道：“说也奇怪，六条院的主人实在多情得厉害呢！凡是他一度钟情的女人，无论是素所心爱的，或者并无深情的，都接了回来，让这些女人聚集在邸中。但他真正重视的人也有限，怕是唯有紫夫人一人。因此，屈居在这一人之下度送孤独生涯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三公主若与主人有宿世因缘，如你所说的嫁到六条院，那么据我猜想，紫夫人纵使威势盛大，毕竟不能和她分庭抗礼。但也不得不有所顾虑。这暂且不提。主人经常私下对我说些心里话，他说：‘我所享受的荣华富贵，在这浊恶末世已属过分，我这一生可谓全无遗憾了。只是为了女人之事，在外则受人讥议，在内则我心犹有不足。’^②在我们看来也有这种感想。因为各种因缘而受他荫护的许多女子，虽然并非身份低微、不堪匹配的人，但都是普通臣子之女，没有与他地位相称的正夫人。所以三公主如欲下嫁，要是真能如你所说，嫁到六条院去，那将是多么称心如意的好姻缘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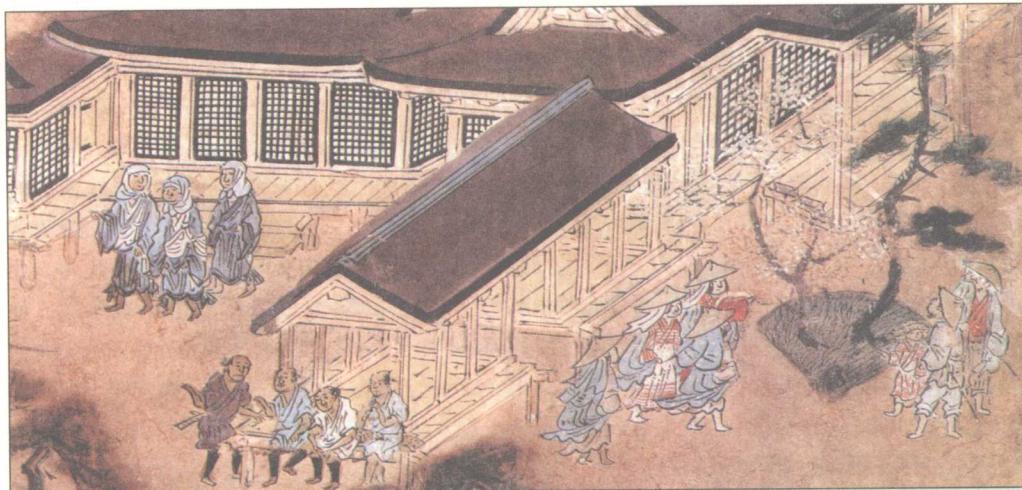
乳母又找个机会向朱雀院回奏说：“前日已将尊意告知左中弁。他说‘六条院主人一定愿意接受。多年来，他一直想娶一位正夫人，如今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只要这边真

^①按照日本古代惯例，公主理应独身，但有适当对象，亦可下嫁。

^②“受人讥议”，指六条妃子、胧月夜等事；“不足之感”，指没有身份高贵的正夫人。

心许可，我就向那边传达。’这件事毕竟怎样办理，还请上皇做主。六条院内有许多夫人，六条院大人对她们每个人都很关切，依照各人身份予以优待。但依照普通人家来看，夫人与许多姬妾对立，毕竟是一件缺憾。三公主如果嫁入六条院，只怕也将遭受意外苦恼。希望娶三公主的人，颇为不少，还请上皇再三从长计议。按如今的风俗，无论身份多么高贵的公主，其中也有爱好独立自主、随心所欲的独身生活的人。但我家这位三公主性情娇憨，稚气难除，却不宜过独身生活。我们这些伺候的人，能力有限。何况纵使是极贤能的女侍，也唯有依照主人吩咐行事，方为尽职。因此三公主将来若无夫婿照顾，实在令人忧虑。”

朱雀院答道：“是呀，我也有这种感想。公主下嫁，向来被视为轻率之举。再者，纵使身份高贵，但女子一旦有了丈夫，自然难免有后悔与不快之事，甚至陷入悲伤苦闷。但如果不出嫁，在父母双亡、失却荫护之后，独身度世，亦非长策。在古代，人心正直，世风敦厚，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妄想娶神圣的公主。但如今人心不古，纵情好色，悖乱之事，时有耳闻。昨天还是高贵的父母所珍爱的金枝玉叶，今天就被微不足道的轻薄男子所欺辱，以致名声堕地，亡亲也面目无光，含羞地下。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此来看，下嫁或独身，一样令人担心。凡人皆因前世之宿缘而获今生之果报，此中因果，我等不得而知，因此事事都要担心。不论好坏，一切依照父兄之命而行，听凭各人的前世宿缘，纵使晚年生涯衰败，亦非本人的过失。反之，女子如果自择夫婿，长年相处，生活幸福，世间声望，倒也美满。如此来看，好似自择夫婿也还不坏。但在当初刚刚传出这消息时，父母都不知道，亲友亦未赞许，自作主张，私订终身，在女子实为最大的瑕疵。这种行为，即在普通百姓之家，亦定会被视为轻狂浮薄的举动。婚姻一事，虽毕竟不能不顾及本人的意愿，但如若受外力所迫，不慎失身于薄幸之人，就此决定一生的命运



女子の婚嫁 狩野永徳 洛外名所游乐园屏风 安土桃山时代（16世纪后期）

朱雀院与乳母谈论女子的婚嫁，颇能体现平安时代的婚嫁观念，即要么依照父兄之命、前世宿缘而嫁，要么独身出家。但自择夫婿者多被视为浮薄，是女子最大的瑕疵。图中左侧即为平安时代寺院中出家的女尼僧。

运，可想而知这女子必然意志薄弱，行事轻率。据我看来三公主太过幼稚，全无主见。因此你们这些当保姆的，切不可自作主张，代她择婿！若有这种事情在世间谣传，那真是不幸之极了！”朱雀院担心出家以后的事，因此再三谆谆告诫。乳母等人只觉今后责任更加重大，心中不胜惶恐。

朱雀院又说：“我本想等候三公主年龄渐长，知识渐开，这才一直忍耐。但长此下去，我终无法成遂出家大愿，堪为忧虑，因此极盼此事可能早日决定。六条院主人见识高远，老成持重，实为世上最可信赖的。至于姬妾众多，实则无关紧要。为善或为恶，皆由本人心意造成。六条院主人气度雍容，仪态高贵，可为世人典范。世间再没有比他更值得信赖的人了。可做三公主夫婿的人，除却此人之外，更有何人？萤兵部卿亲王人品端正，我与他同为皇子，本不宜加以贬斥。但这个人过分爱好风雅，缺乏威仪，有时不免偏于轻率，毕竟不可信赖。藤大纳言愿为三公主当家臣^①，用心极为诚恳，但总觉不大相称。身份平凡之人，到底是不足取的。自古以来公主择婿，其人必须有极高的声望，才算合格。若仅因这人热爱公主，即视为贤婿而选定，则缺陷极多，遗憾无穷。据尚侍胧月夜说：右卫门督柏木^②私下爱慕三公主。可惜他只是个右卫门督，如若能再晋升，有了相称的官位，倒也可再作考虑。不过这个人年纪尚轻，只有二十四岁，全无稳重的样子。他选择配偶，心志极高，所以至今还是鳏居。其风度出类拔萃，其才识亦超出常人。可知以后一定飞黄腾达，前途无量。但这个人要做三公主夫婿，毕竟还差那么一点儿。”他思前想后，十分苦恼。

朱雀院对其他几位公主并不特别操心，也没有求婚的人来烦扰他。只有三公主婚事，一向在深宫中秘密商谈，却不知怎么会流传了出去。于是接连有许多人都来求亲。太政大臣心想：“我家的右卫门督至今还在鳏居。他下定决心非皇女不娶。现在朱雀院正替三公主择婿，我们何不前去恳请。若幸蒙选中，我也面目有光，不是一件大喜事吗？”他心中这样想，嘴上也这样说。便叫他的夫人——尚侍胧月夜的姐姐——去托胧月夜转达此意。胧月夜再三恳切奏闻，说尽了千言万语，希望朱雀院准奏。萤兵部卿亲王过去曾想娶玉鬘，却被髭黑左大将夺去。因此他决心不娶寻常女子，以免被髭黑夫妇取笑。他正在选妻，听说朱雀院择婿的消息，岂有不动心之理，为此日夜思虑，不胜焦灼不安。还有藤大纳言，多年来一直为朱雀院当家臣，常在左右亲近。但朱雀院将要入山修道，他不免失却靠山，孤苦无依。因此希望能当三公主的保护人，照旧得蒙恩顾，正在盼望获得朱雀院垂青。还有中纳言夕雾，听到这种消息，想道：“我并非听了传言才知此事，而是朱雀院亲口对我恳切劝请的。我只要找个适当的中间人，向他表示我也正有此意，他难道还会拒绝我吗！”他不禁有些心猿意马。但接着又想：“我的妻子现在诚心诚意地信赖我。这么多年来，我大可拿她的薄情作为借口而抛弃她，但我从未将心移向其他女子。那时尚且如此，现在又怎能突然变节，令她伤心呢！而且和高贵无比的公主成亲之后，凡事都不能随心所欲。兼顾云居雁和三公主，我势必两头都不讨好，未免也太辛苦了。”夕

^① 藤大纳言是太政大臣（葵姬之兄）的异母兄弟。大纳言官位

低，与公主不相称，故在表面上说当家臣，其实想当夫婿。

^② 脍月夜的外甥柏木已由中将升为右卫门督。



鸢尾花的年华

近卫豫乐院 花木真写 江户时代（17世纪）

正值青春年华的三公主容貌娇美，性格也天真烂漫，犹如春日里盛开的白色鸢尾花般，纯洁、华丽，令朱雀院十分宠爱，在为其择婿上煞费苦心。鸢尾花的花语是华丽，而图中白色的鸢尾花，花语是纯真。

雾是个秉性诚实的人，关于这件事，他只在心中暗想，并不说出来。但听到三公主即将择他人为婿的消息时，不免心中不快，注意倾听。

皇太子听到这个消息，说道：“三公主择婿一事，眼前利害倒在其次，主要的是将为后世开例，故必须特别郑重地考虑。无论人品怎样优秀，为臣下的毕竟有限。三公主如欲下嫁，最好嫁给六条院主人，由他代父母教育。”但他并未正式上书，只是叫人转达了这番意思。朱雀院听了十分高兴，说道：“的确如此，说得有理。”于是更下定了决心，便让左中弁做介绍人，向源氏一一说明朱雀院的意旨。朱雀院为三公主择婿费尽心机，源氏早已详知此事。他说：“为了这件事，朱雀院真是煞费苦心。他虽有这样的打算，但他既说自己余命不长，我又能比他长多少，能担任这样重大的保护之责呢^①？人死的先后若真能依照老幼顺序，那我晚死数年，一定在这短暂期间照顾一切，对于任何一位皇子或皇女，都当做自家人来看待。对于他所特地托付的三公主，自然更加用心。但世事无常，只怕连这样的短暂期间也是不可依凭的呢。”接着又说：“而且将公主终身托付给我，与我长相共处，不久我追随朱雀院去世之时，在她岂不反

①这时朱雀院四十二岁，源氏三十九岁。



增痛苦，而在我也多了一件牵挂，成为往生极乐的障碍。中纳言夕雾年龄相宜，虽然不太稳健，但是春秋正盛。就才学而言，他以后必定是朝廷柱石，前程无限。据我来看，将三公主许配夕雾，更为相宜。只是他禀性忠厚固执，且已与所爱的人结缡。对于这一点，只怕朱雀院尚有所顾忌。”

左中弁看见源氏不愿接受，心想朱雀院此心非常诚恳，若以上述之言回禀，定要使他伤心失望，于是又把朱雀院私下决定的计划加以详细说明。源氏听后，不觉莞尔一笑，答道：“朱雀院如此偏爱三公主，对她的前途考虑得如此周到！我看不如把她送入冷泉帝宫中。宫中虽有几位身份高贵的女御，但亦不必担心，她们未必是三公主的对手，有道是‘后来居上’呀。早在桐壶院时代，弘徽殿太后是上皇为太子时先入宫的女御，权势极其威盛，但有一段时间竟被后入宫的藤壶母后压倒。三公主的母亲藤壶女御，是藤壶母后的姐妹。世人都称两人容貌一般美丽。三公主无论肖似母亲或者姨母，容貌一定也极不凡。”这时他心中想象三公主的容貌，为之心驰神往。

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朱雀院的病始终不见好转，因此诸事不得不在忙乱中安排。其中最要紧的是三公主着裳仪式的各种准备，喧哗熙攘，宏大无比，真可谓空前绝后。举行仪式的场所设在朱雀院内皇后居住的柏殿之中。帐幕、帷屏以至各种设备，一律不用本国的绫锦，全部仿照中国皇后宫殿中的装饰，富丽堂皇，光艳夺目。结腰之职，请太政大臣担任。太政大臣为人十分严肃，从不肯轻易来参谒朱雀院。但他从来不曾违背朱雀院的意旨，这次也一口答应，如期而至。参与这场仪式的有左大臣、右大臣，以及其他王侯公卿。纵使有不得已之事而难以出席，也勉力安排，前来助兴。其中有亲王八人，殿上人更不必说，冷泉帝方面与皇太子的使者，也都一一到齐。仪式之庄严隆重，无以复加。冷泉帝与皇太子想起这是朱雀院平生最后一次盛会，心中都替他惋惜，因此从藏人所和纳殿中拿出许多得自唐朝的宝物，作为赠送的礼物。六条院的礼品也极其珍贵。朱雀院回敬各方面的赠品、赐予出席诸人的福物，以及酬谢主宾太政大臣的礼物，都是由六条院这方面代办的。秋好皇后也送来服装和梳具箱，意趣十分优美。其中还有她刚入宫时朱雀院所赐的梳具箱，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样式更见美观，但不失原来的格调，一见即知是当年之物。这梳具箱子于当天傍晚送到。使者是中宫职的权亮^①，也曾是朱雀院的殿上人。他呈上礼物，说明是赠给三公主的。其中附有赠朱雀院的一首诗：

“玉梳原是神通物，
插发今情似旧情。”

朱雀院读了这诗，回想往事，只觉历历在目。秋好皇后将玉梳转赠给三公主，是祝她不妨仿效自己。这是一份极具光彩的礼物。因此朱雀院的答诗中绝口不提过去为她失恋的事：

“喜见黄杨梳子古，
后先相继万年荣。”

^① 中宫即皇后，职是官署的意思。权表示额外增封或暂封。亮是职的辅官。



以此表示谢忱。

朱雀院拖着沉重的病体，打点精神，举办了这场着裳典礼。仪式结束后第三天，他终于落发为僧了。即使是普通百姓，到了落发改装的那一天，也难免感到悲哀，更何况这位万乘之尊，自然更加伤心。所有女御、更衣，无不深锁双眉。尚侍胧月夜一直伴随在朱雀院身旁，面带愁容。朱雀院无法安慰，说道：“思念子女的心情毕竟有限，而诀别爱人的痛苦更加令人难堪！”出家的决心不免动摇，但终于硬着心肠，走出室外，靠在矮几上。比叡山的天台主持及受戒的三位阿阇梨便上前替他落发改装。从此他就与尘世脱离了。这场仪式实在悲凉。这一天，连看破红尘的僧众也都流泪不止，更何况几位公主及众多女御、更衣。殿中男女，大家齐声啼哭。朱雀院心绪纷乱。他不曾料到如此难过，只想悄悄躲到清静的地方去，当时的场面却违反了他的本意。他想：“只因我怜爱这幼小的三公主，才有此累。”对左右也这般说。自冷泉帝以下，派人前来慰问的极多。

六条院主人听说朱雀院身体稍觉康健，就前来拜访。朝廷对源氏的封赠，一切都与让位的上皇相同。但源氏为表谦逊，出门时并不采用太上天皇正式的仪仗。世人对他格外尊敬，他却更加装得朴素俭约，坐着不很讲究的车子，仪仗队中只有上级官员及亲信乘车随行。朱雀院期盼已久，自然欢迎，在病中振作精神，出来迎接。招待的排场不大，只在朱雀院的起居室中加设座位，请源氏坐下。源氏一见朱雀院的僧装模样，十分感慨，一时茫然若失，悲从中来，泪水夺眶而出，不能自制，良久方才镇定下来，对他说道：“自从先帝弃养，小弟常感人生无常，立意出家为僧。只因意志薄弱，一直拖延未能实践，竟让吾兄占先，今天特来拜见。我这人优柔寡断，行事每每落在人后，一想起来便不胜羞愧。我曾屡次痛下决心。但心中难以抛舍的事极多，又能怎样？”说着，不胜欷歔。朱雀院也颇伤心，颓丧之余，更加不能振作，只得低声与他谈论往事，说道：“愚兄虚度光阴，日复一日，不过苟全性命而已。时常担心闲散成性，修道的心愿不能成遂，因此决意出家。如今虽已剃度，但如寿数不长，修行之愿也不能偿。虽暂不入山，在这里也算清静，至少可以专心念佛。像我这样的羸弱之体，居然也能长生至今，全靠这修行的志愿才勉强留住性命。我不是不知这个道理，只因一向懈怠，不曾多加修持，心中未免有所不安。”

朱雀院又把近来所挂心的事详细告诉源氏，又趁机提起：“我丢了众多女儿遁入空门，心中实在记挂。特别是别无依靠的三公主，尤其令我担心，不知怎样处置才好。”源氏知道这话另有深意，对他很是同情。又因他心中也极想看一看三公主的模样，不能漠然处之，便乘机说道：“这件事确可忧虑。身为皇女，若无体贴关照的保护人，不免比一般女子更感痛苦。但她的哥哥是皇太子，又是一位非常贤明的储君，素为天下人仰望信赖。只要你这做父亲的托付给他，想他绝不会有疏忽。所以，三公主之事，但请放心。不过世事皆有限度，皇太子以后即了帝位，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只怕也无暇对一名女子关怀备至。大凡女子，若要找到一个万事皆能诚恳照顾的保护人，必须与其人缔结姻缘，令其将之视为不可回避的天职而加意守护，才能安心。吾兄如果以为这件事是修行的障碍，不如妥善选择贤才，决定一个适当人选为婿。”朱雀院答道：“我也有此想法，但实行起来却很困难。据我所知的古代先例，父皇在位之时，也有为公主选定夫婿，使之担任保护者之责的，而且不在少数。而如我这般即将离世的人，选婿自然不能苛求。我在即将抛舍的尘世之中，仍有一件这样难以抛舍的事，不免百般苦恼，病势也日见沉重。再想起日月迁

蒲公英



蒲公英般的命运

近卫豫乐院 花木真写 江户时代（17世纪）

朱雀院深知自己出家或死去以后，三公主身为皇女，会如蒲公英般随风飘落，比寻常女子更感困苦。因此殷切希望源氏能接纳她，使其能有一个依靠。而三公主的高贵出身正合源氏想有位身份地位相般配的正夫人的夙愿，于是一改初衷，欣然接纳。

移，一去不返，心中更感焦灼。我有一件不情之请：可否请吾弟勉为其难，接受这个皇女，听凭尊意替她选择一个合适的夫婿？你家中纳言尚未娶妻之时，我本应及早提出。如今被太政大臣捷足先登，叫我好生妒羡！”源氏答道：“中纳言为人诚实，确实非常可靠。但他年龄尚小，涉世不深，恐多疏误。恕我冒昧直言：三公主如得我尽心照顾，就如同在父亲荫庇之下长大一样。只是我亦寿数无多，只怕中途撒手，反而让她受累。”他暗示愿意接受了。

入夜了，主人朱雀院方面的人和客人六条院方面的上级官员，一起在朱雀院御前飨宴。肴馔都是素食，虽非山珍海味，倒也别具风味。朱雀院御前陈设着一张浅香木^①方几，几上只摆着几个简单的食盒。诸人见此情景，心中无不感慨。此外让人一见顿生悲凉之感的事不少，为免烦冗，概不尽述。源氏至夜色深沉之时才告辞离去。朱雀院用各种物品犒赏随从，又派宫中长官大纳言护送其返邸。天上正在下雪，气候严寒，主人朱雀院感冒加重，身体极不舒服。但三公主终身大事已定，从此可以放心了。

源氏回到六条院，心绪不定，踌躇再三。原来紫姬早已听说朱雀院要将三公主

^① 浅香木是较嫩的沉香木。

嫁给源氏一事，但她想道：“不会有这种事吧。以前他曾经热恋过前斋院槿姬，但也不曾强欲娶她。”所以她很放心，从来不向源氏探问。因此源氏心中颇觉可怜。他想：“紫姬若是知道了今天的事，不知会有何感想。其实我对她的情意，不会有丝毫变更。况且有了这件事，我爱她一定爱得更加深刻。只是在事实未被揭开之前，不知她将怎样怀疑我了！”他心中非常焦虑。这两个人相处了这么多年，已经毫无隔阂，成了一对极其亲密的伴侣。所以，心中略有一点隐情，便觉十分不快。但当夜立即就寝，一夜无话。

第二天又下了一场雪，四周景色萧条。源氏与紫姬共话往事，预计未来。源氏乘机说道：“朱雀院病势转沉，我昨天前去拜访，哪里知道他竟有一件无限伤心的事呢？他异常关切三公主的终身大事，向我提出了嘱托之意。我很可怜他，不便拒绝，只得接受。外人想必已在大肆宣扬此事了。我如今已无风月情怀之念，对这样的事更加不感兴趣。所以他屡次托人转达，我都婉言谢绝。但当他畅谈之时亲口提出，我实在不忍断然拒绝。因此，朱雀院移居深山之时，我便要迎接三公主到此。你听了这件事很不高兴吗？我告诉你：纵使有天大的事情，我爱你的心绝不更改，请你放心。这件事在三公主是受了委屈的，所以我也不便太冷遇她。总之，只愿大家能平安度日。”紫姬生性善妒，平日里源氏略有一些轻薄行为，她就对他极为生气。所以今天源氏极为担心，不知她对这件事会有什么表示。哪知紫姬满不在乎，从容答道：“这个嘱托，自然是出于一片苦心，真让人感动啊！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只要她不看轻我，不厌烦我住在这里，我就放心了。她的母亲藤壶女御是我的姑母，有这样一层关系，想必她不会疏远我吧？”源氏没料到她如此平静，说道：“你太忠厚，太宽大了，这是怎么了，反而叫我担心起来。你若真能如此用心，宽大为怀，则于己于人，两相安乐。你如果能与她和睦相处，我一定更加怜爱你。外人散布什么谣言，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世间的谣言大都毫无根据，总是胡编乱造男女之间的事，滥加歪曲，因而才会发生意外之事。所以必须平心静气，详察实情，才为贤明之举。你千万不可急切暴躁，空自怨恨。”他恳切地开导了她一番。紫姬心想：“这件事真出乎意料，竟像是空中掉下来的。他既然无法回避，我也不必反对，徒然惹他厌烦。如果他和三公主两人是真心相恋，他对我必然有所顾忌，或者将听从我的劝谏而中止；但今天的事并非如此，我亦无法阻止。所以不能让世人知道我心中怀有无益的怨恨。我的继母——式部卿亲王的正夫人——平日就在诅咒我，为了那讨人厌烦的髭黑大将的事，也莫名其妙地怨恨我。如今她听说了这件事，一定在幸灾乐祸了。”紫姬虽然是个胸襟开阔的人，但这时又岂能无动于衷。多年来夫妇之间相安无事，地位安若磐石，本以为从此可以坐享唱随之乐了；谁知又发生了这种令人耻笑的事。她心中愁叹，但外表仍十分镇静。

冬尽春回，新年到了。朱雀院中忙着准备三公主下嫁六条院的各种事宜。从前爱慕三公主的人，都十分失望。冷泉帝也爱这三公主，一直盼望她入宫，现在知道此事已成定局，也就断了念头。这件事暂且按下。却说源氏今年刚好四十岁。祝寿一事，朝廷也颇重视，以为不啻国家大典之一，已在纷纷着手准备。但源氏不喜铺张，故一概加以辞谢。

正月二十三日是子日，髭黑左大将的夫人玉鬘先赶来祝寿，奉献新菜^①。玉鬘准备得

^①古代禁中惯例：正月中第一个子日，内膳司用七种新菜作羹供奉，吃了可治百病。本回题名据此而来。

非常隐秘，事先不漏半点风声。突如其来，源氏无法相阻，只得领受。这时玉鬘威势显赫，出门时虽说仅是微行，但仪仗之盛大，异乎寻常。源氏的坐席设在朝南大殿西边的小客厅里。室中旧日的物品尽行撤去，屏风、幔帐以及一切陈设，都换成崭新之物。不用庄严的椅子，而用四十条中国席叠起来，作为受礼的主席。茵褥、矮几以至一切贺寿用的器物，都是全新的。一对嵌螺钿的柜子上放着四只衣箱，里面装着冬夏服装。此外，香壶、药箱、石砚、洗发盆、梳具箱等，都精心设计，十全十美。放插头花的台子，用沉香木及紫檀木制成。插头花的质地虽然仍是金银，但色彩十分讲究，极其雅致新颖。这位尚侍深解风趣，颇具才气，万事都能别出心裁，让人看了眼前一亮，却又不显得招摇夸张。

众人齐聚一堂，源氏主人出来就座，与尚侍相见。源氏容貌端丽，有若青年。其娇艳之相，令人疑心这四十大寿是算错了年岁。他不像做了父亲的人。玉鬘与他久别重逢，一见之下不胜羞涩。但也并不疏隔，仍是亲切地与他谈话。玉鬘的两个孩子都很可爱。玉鬘结婚不久，接连生下二个孩子，有些怕难为情，不肯一齐带去给源氏看。但髭黑大将却说机会难得，一定要带两个孩子一起拜见。他们俩都穿着便装，头发左右分开。源氏见了，说道：“年龄渐长，自己心中并无感觉，还和过去年轻时一样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化。但一看见这些孙儿，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免感慨。夕雾也已生了孩子，只因住所相距甚远，我还不曾见过面呢。你比别人更关心我的年龄，于今天这个日子率先到此祝寿，叫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自己正想暂且把老忘记呢。”玉鬘已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少妇，风度更加成熟高雅，姿态亦十分秀美可亲。她献诗云：

“嫩叶双松小，生根在此岩。
今朝来祝寿，磐石万斯年。”

吟时竭力装出一副大人模样。源氏面前摆着四个沉香木的盘子，其中盛着各种新菜。他每样略尝了一些，举杯答吟道：

“嫩叶双松小，会当寿命长。
野边青青菜，托福永繁昌。”^①

正在唱和之际，王侯公卿一齐到南厢来祝寿了。紫姬的父亲式部卿亲王对玉鬘心怀怨恨，本来不想参与，但对方特地相邀，又与自己谊属至亲，不便故意疏远，终于在黄昏时分赶到。髭黑大将得意洋洋，以女婿的身份帮忙料理贺寿事宜，式部卿亲王看在眼里很不舒服。但他的两个外孙既是髭黑之子，也是紫姬的外甥，于两方面都有关系，所以也极力地张罗各种杂务。盛礼品的笼子四十具、盒子四十件，由中纳言夕雾带人，一一搬到源氏面前。源氏赐众人饮酒，食用新菜煮成的肴馔。他面前摆着四只沉香木制的方几，几上的杯盘件件精美可爱。因朱雀院病体尚未痊愈，不曾召请乐人奏乐。但太政大臣准备了琴笛等乐器。他说：“今天前来祝寿，这个场面可说是世间至善至美了！便将预先备好的精良

^① 玉鬘以双小松比喻二个孩子，以磐石比喻源氏；源氏以青青菜自比。



平安时代的贵族饮食

由于受佛教和传统神道的影响，平安时代严禁宰杀、食用各种禽类，贵族们已养成不吃任何兽肉的习惯，只在生病时为补充营养而允许吃鱼。同时，他们一天只吃两顿，上午10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这种严重的偏食习惯，使得多数贵族的健康状况往往还不如庶民。

① 主食

日本的米食即始于平安时代。主食是米饭，一般分“强饭”与“姬饭”。

前者用瓦制、圆形、底层有许多细孔的蒸笼蒸，蒸出来的米饭很硬，没有黏性。

后者则用水去煮，比“强饭”软，相当于现代的白米饭。

还有一种“屯食”，也就是现代的饭团。“桐壶”卷中，桐壶帝赏赐诸官的物品中就有“屯食”，一般是给访客随从吃的。

将晒干的“姬饭”用冷水浸泡，便成为“水饭”，一般为夏季食用。

② 粥

粥有红豆粥、山芋粥、栗粥等，另有元月十五日吃的“望粥”，是以米、粟、黍子、芝麻、红豆等七种谷类为材料熬制而成。后演变为现代的“七草粥”。

③ 菜肴

佐饭的菜肴，或许不如现代日本菜的花样繁多，但烹调方式却大同小异。源氏四十寿时，玉鬘祝寿所送的新菜，即七种新方法烹制的菜肴，作为寿礼，以其吃了可治百病之故。

④ 寿司

在平安时代已经存在，做法是在鱼身上抹上盐，用压板压一晚，去掉水分，再与冷饭一起装在木桶里，上面用镇石压几天，便做成了寿司饭。

图中三位男子在野外进食，
盘中所盛应为屯食。



⑤ 调味料

当时的调味料有盐、味噌、醋、蜂蜜、甘葛、酒等。但平安时代的贵族吃饭时，多按自己口味各自沾盐、味噌等调味料，直接食用。

⑥ 酒

在平安时代的典籍《延喜式》上，就已有关于酿酒的记载。当时的日本人会在元旦的早晨，饮一种用多种草药制成的“屠苏酒”，据说可以驱邪避祸，延年益寿。